

蜜枣粽

董改正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阿妹才六岁。

那一天，妈妈对她说，外婆要来咱家住了。阿妹眨巴着眼睛。外婆不是故事里的人吗？小红帽，狼外婆，外婆家的澎湖湾，等等等等。这个外婆是从哪个故事里走出来的呢？

妈妈牵着她的手，说，走，咱们接外婆去吧。她懵懵懂懂地就跟着去了。路很长，要坐三轮车，车子从这个巷子到那个巷子，每个巷子都不一样，那盆花还没看清楚，那只蝴蝶还没来及落下去，车子就转弯走了。终于从房子丛林中转出来了，车子仿佛也松了一口气，不再突突地喘了，它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就蹿上了一条高坝。坝下是一条好宽好长的水，阳光都铺到水面上去了，一万个小镜子直扑她的眼睛。她眨了眨，看看妈妈，妈妈没眨眼，看来这些小镜子只喜欢她。她的眼睛里居然能装得下这么多镜子。她笑了。

后来她知道这条水就是长江。妈妈牵着阿妹从江埂走下来。江水开心地扑过来，哗哗，哗哗。阿妹觉得扑向她的比妈妈的也得多。水边有很多人，他们都伸头望着，好像这水面上会突然出现一面放电影的大布一样。阿妹也跟着看。更多的小镜子。波浪就像一座座微型的小山，它们推过来，推过来，猛地一下碎了，碎成了更多的小镜子。

外婆会在水里游出来吗？阿妹被自己的想法激动得小脸通红。她没有问妈妈。她抿紧嘴等着那一刻。忽然有人说，来了，来了！水里出现了一条船！阿妹没见过真船，但是她知道那是船。人群骚动起来，有人挑起担子，有人拎起布包，有人抱起孩子。阿妹紧紧拉住妈妈的手，妈妈的手凉凉的，阿妹的手流汗了。

船来了！越来越清晰了。突突突，突突突，居然也冒烟！也吼叫！更多更大的波浪扑过来，还是扑向阿妹的多。它们简直就是在叫她的名字：阿妹！阿妹！船靠岸了。妈妈仰脸扭动着脑袋，眼光在人群中一个个地扫。她终于扫到了，她喊：妈妈！妈妈！她放掉了阿妹的手，举着双手对船上喊。很多人看向她。妈妈脸红了。妈妈也有妈妈？阿妹愣了。

那是一个编着圆圆发髻的老太太。青布褂子，满脸褶子，一笑，简直就是一枚大核桃。阿妹没有失望，虽然外婆不像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，但是阿妹觉得她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外婆放下行李，抱起了她，贴了贴她的脸，喊道：妹啊，我的小孙女……外婆的脸一点也不扎人。

没过几天，阿妹就成外婆的小影子了。外婆纳鞋底，阿妹坐在一旁。外婆补衣服，阿妹坐在一旁。外婆做饭，阿妹伸头望着。外婆低身说，妹啊，你去玩儿呀，一丈红开了，那么美！阿妹不去。

那天早上，阿妹醒来时，没见到外婆。她正准备放声大哭，外婆已经出现在门外了。神奇的外婆！她挎着一篮子青叶子。外婆已经发现了她眼里的蛛丝马迹，说，妹啊，外婆采粽叶去了，给你包蜜枣粽子，好吗？她还能说什么呢？虽然她知道，采

粽叶一定很好玩。

外婆烧水，煮叶子，泡米。外婆过一会儿看一眼阿妹，笑眯眯的。外婆从自己带来的包裹里，拿出一个袋子，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咕咚咕咚的响。圆圆的，黑红黑红的，不像好吃的样子。她把它们泡在水里，一会儿它们就鼓起来了，鲜红鲜红的，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。外婆弯腰拿起一个，洗了递给她。这就是蜜枣，她说。阿妹拿门牙轻轻一咬，拿舌头舔一下咬碎的皮肉，甜从舌尖上一溜儿奔下去，直达心口。阿妹讶异地看着外婆，大口地吃起来。外婆怜爱地看着她，光从明瓦间射下来，照在外婆银色的发髻上，像一个小小的雪山。

粽叶铺在晒匾里，风翻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跟谁说着话。蜜枣泡好洗净了，码在盛汤的大碗里，每一个蜜枣都有一个闪光的亮点。糯米都变色了，浸泡的水都白融融的了。外婆却不急，她坐在门前纳鞋子。呼哧一声，手向后一拉，她把线从鞋底里拽出来，又拿起锥子，在头皮上蹭一下，再慢慢用力扎进去，再拉，再拽。不远处的楝树，悄悄落了一地的紫花。

阿妹很想告诉她，可以裹粽子了，但她没有说。她是个乖巧的孩子。外婆看见了阿妹，扭头对她笑，阳光就照到她脸上，就像一圈圈水纹。一只天牛忽然从沿着电话线攀援的豆藤上掉下来，咔嚓一声响。它手忙脚乱地翻过身来，慌里慌张地试着翅膀，终于举翅飞走了。它是打盹失足了吗？天蓝得很，看一眼差点没一头栽进去。

妹啊，去睡吧，啊？阿妹没有说话，窸窸地进了屋。明瓦漏下的光线里，有许多虫子一样的灰尘在不倦地飞着。糯米吐着细细的泡泡，有酒的气味。隔着绿纱，那么多蜜枣的亮点，齐齐射到她的眼里。

外婆纳好一只鞋底进来时，阿妹已经和衣侧在床上睡着了。楝花还在外面落着，明瓦的光线里，尘土还在不舍地飞着。外婆把她小小的身子轻轻地翻过来，脱了鞋，盖了被，她忽然就尖叫起来。阿妹的脸肿了！就像一个疖子，红红的大疖子，鼓在白嫩鲜红的腮帮子上！了不得，那是要破相的啊！她伸出手，颤抖地摸过去。那疖子动起来，从阿妹的嘴里掉出来，一个大蜜枣！

外婆笑了。笑得蹲在地上，坐在地上。阿妹醒了，呆呆地看着外婆。

阿妹慢慢长大着，外婆慢慢地老着，终于有一天外婆不能动了，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地喘气。姑姑忽然就来了，要接她过去住几天，她不舍得外婆。她拉着卧在床上的外婆，说，你别走。外婆强笑着点头。有一天姑姑送她回来，外婆果真不见了。妈妈告诉她，外婆走了，坐船走了。屋子里空了，明瓦下，依然有无数的灰尘在奋发地飞扬着。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过，可是她的心那么空。

阿妹想起那个接外婆的上午，突突的三轮车，那么多巷子，那么多人，有人看着她，笑。她似乎看清了那是来不及看的花，一只白蝴蝶慢慢落下去。万千个浪，万千面小镜子。从远处开来的船，从船上走下来的外婆。外婆的脸笑成了核桃，她贴着她的脸，却不扎人。阿妹放声大哭起来。她从书包里捧出一捧蜜枣，那是她向姑姑要的。她喊着：“外婆！外婆！”

妈妈已哭得蹲在地上，妈妈喊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阿妹从此再也不吃蜜枣粽子，但那一年的甜，一直沿着舌尖，不断汹涌地奔向她的心口。只要一想，她就笑了，眼泪却从扬起的嘴角流下来，不断地流下来。



草原姑娘 张健 摄

一团绣球

朱王芳

一只小绿鸟在桂花树浓密的枝叶间蹦跳，几粒圆滚滚、亮晶晶的鸟鸣随同水珠滴落到树下的绣球花瓣上。高大的桂花树下，摆放着十几盆各色品种的绣球，深蓝、绛紫、粉红、玫红、纯白，五颜六色，团团簇簇。一朵花就是一团硕大无比的花球，由数百细小的伞形花序攒聚而成。绣球花的品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数不胜数，魔幻紫水晶、无尽夏新娘、万华镜、花手鞠、塞布丽娜……绣球花的颜色还能随着土壤酸碱度的变化也发生变化，所以有的养花人不厌其烦把绣球调色。我养花完全是顺其自然，花开时或红或紫，皆大欢喜。晨曦微露时，沾了露水的绣球，娇艳欲滴，最是观赏的好时候。

昨夜下了一夜雨，屋檐下的雨滴声，嘀嗒嘀嗒，如同蜜蜂蛰着我孤独敏感的神经。每天晨起的一项功课就是对着花静坐一会。此时的园子里似有一层薄薄的纱幕笼罩着，雨雾中弥漫着暗哑的香气，各色的花儿低眉弯腰，屏息谛听。绣球花喜雨，饱满多汁，沉甸甸的花球低垂着，在雨中静默着，似乎契合我此时的心境。那从无尽夏，一颗颗蓝色的花球似乎披拂到地面，我深爱蓝色这明亮的忧伤，我希望它能蓝透整个夏天。但从青绿到绚烂到凋谢，似乎只有短短的一瞬。张爱玲说：“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，那么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。”青春是短暂的，风风火火、跌跌撞撞，我行我素，那些悲喜交集，只能成为伤感的回忆。时间吞噬了一切，年华向晚，转眼之间，一代又一代人老了。所有的热闹喧嚣过后，恍惚中似乎觉得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

林风眠有一幅静物画《绣球花》，前景中色彩绚丽的绣球花充溢画面，显得饱满旺盛。背景为深重的褐色，在花束与背景之间以一线亮黄相隔，类似逆光的效果；前景中绚丽的光色，蕴藉于这片深暗的背景，使缤纷的色彩最终归于沉静，华丽的画面散发出一丝孤寂的气息。绣球花又名紫阳花。紫阳花在日本大受欢迎，许多寺庙广泛种植。很久以前，流行性疫病在日本的梅雨季节肆虐，此时的绣球花却生机盎然、优雅绽放，越来越多的绣球花被种植到寺庙中祈福，这治愈人心的色彩就逐渐蔓延开来。每年的梅雨季节，游客喜欢前往寺庙观赏紫阳花，花瓣上一颗颗雨珠晶莹剔透，在紫阳花海中漫步，体会日本人推崇的侘寂之美。

现在的我常常享受独处的时光，我与花朵对话，我与植物交流，它们欣然簇拥着我，慰藉着我。火红的石榴花在枝头高举着晶莹剔透的酒杯，端午花不甘示弱，节节攀高，拇指大的青梅在枝叶间躲躲闪闪，一只蜘蛛在残破的蜘蛛网上颤巍巍的溜索……我们所有的生物既沉湎于自己个体的世界，又共享于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。我起身剪下一枝蓝色的绣球，两枝青色的鸢尾叶作为陪衬，插在一个旧砂壶中。拍照发给远方的友，友说：“这分明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徐青藤的画啊！”

